



2021年1月21日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
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1989(2011)
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第1526(2004)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的
第二十七次报告。该报告按照第2368(2017)号决议附件一(a)段的规定，向安全理
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
和实体的第1267(1999)、1989(2011)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所附报告并将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给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
(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
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1989(2011)
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主席

特里内·黑梅尔巴克(签名)



[原件：英文]

2020年12月31日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第2368(2017)号决议附件一(a)段给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1989(2011)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第2368(2017)号决议附件一(a)段，其中安全理事会要求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每六个月以书面形式向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1989(2011)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全面独立报告，第一份最迟在2017年12月31日提交。

因此，我根据第2368(2017)号决议附件一向你转递监测组第二十七次全面报告。监测组指出，报告以英文原件为准。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

协调员

埃德蒙·菲顿-布朗(签名)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关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和实体的第 2368(2017)号决议提交的第二十七次报告

摘要

2020年下半年,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内部的事态发展与今年早些时候的明显趋势呈现高度的连续性,而基地组织在经历了其各地高级领导人减员的特殊时期后,在领导层和战略方向方面面临着新的紧迫挑战。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继续对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构成的威胁产生影响。在冲突地区,大流行对法律和秩序力量的抑制超过对恐怖分子的抑制,因而威胁继续上升。在非冲突地区,尽管欧洲发生了一系列袭击事件,表明激进生态十分顽强,而且有在线宣传和成效低下的脱离方案助力,但威胁程度仍然相对较低。大流行疫情造成的经济和政治损失、因此而加剧的暴力极端主义潜在驱动力及其对反恐工作的预期影响,可能会增加世界各地的长期威胁。

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仍然是伊黎伊斯兰国的核心地区,基地组织也有附属团体活动的伊德利卜地区的局势堪忧。伊黎伊斯兰国在这一地区的活动轨迹尚不清楚,曾出现周期性激增,但没有持续。尽管伊黎伊斯兰国肯定会利用自身能力留在一个稳定和重建前景有限的地区,但没有迹象表明该组织能够卷土重来,在中短期内夺回和控制地盘。

阿富汗对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两者而言仍很重要,和平进程仍是抑制这两个组织长期威胁的关键。如果塔利班履行承诺,将加剧基地组织领导人的困难。伊黎伊斯兰国和(或)基地组织在其他冲突地区巩固力量很可能导致外部攻击计划死灰复燃,从而最终对非冲突地区产生影响。这两个团体最近在这方面取得进展的主战场在非洲大陆。恐怖主义继续在西非蔓延,而莫桑比克的德尔加杜角地区是最令人担忧的地区之一。

基地组织和伊黎伊斯兰国之间关于打击共同敌人的脆弱共识已经不复存在,因为这两个组织现在都卷入了包括利比亚在内的所有冲突地区的暴力对抗。

尽管会员国持续关注恐怖分子滥用技术的问题,特别是金融、武器和社交媒体领域的技术,但据评估,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在 2020 年底都没有在这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目录

	页次
一. 威胁概况及其演变情况	5
二. 区域动态	6
A. 伊拉克和黎凡特	6
B. 阿拉伯半岛	8
C. 非洲	8
D. 欧洲	12
E. 亚洲	14
三. 影响评估	17
A. 关于资助恐怖主义问题的第 2199(2015)和 2462(2019)号决议	17
B. 关于文化遗产的第 2347(2017)号决议	19
C. 关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回返者和迁移者的第 2396(2017)号决议	19
四. 制裁措施的执行情况	20
A. 旅行禁令	20
B. 资产冻结	21
C. 武器禁运	21
五. 监测组的活动和反馈	22
附件	
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上个人和实体 提出或涉及的诉讼	23

一. 威胁概况及其演变情况

1. 2020 年末,和今年早些时候一样,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仍是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态势的一个关键特征。国际社会仍在应对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哈里发国”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遗留的问题,以及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核心冲突区对流离失所者和在押人员的脆弱留置安排,其中仍有许多外国恐怖分子及其家属。¹ 然而,国际社会对如何解决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这一问题仍然难以达成协议。大流行进一步增加了实际复杂性和政治上的不情愿,以致无法以应有的紧迫感来解决这一问题。

2. 伊黎伊斯兰国继续强调它在 2020 年 3 月对疫情采用的说法,即是“对傲慢和无信仰的神圣惩罚”,并鼓动追随者在反恐防线料想已被削弱的情况下攻击敌人。(应该指出,近几个月来,随着疫情蔓延,一些会员国注意到,关于“神圣惩罚”的说法已经变了。)然而,伊黎伊斯兰国未形成针对疫情的成熟战略,其中包括利用具有传染性的支持者感染敌对者,从而将病毒武器化。伊黎伊斯兰国在 3 月曾考虑采取这一做法,但作为一个实际提议,并没有像在其他一些恐怖团体中那样取得进展。

3. 为应对 COVID-19 而实行的旅行限制和封锁仍导致人员流动和攻击目标减少。因此,伊黎伊斯兰国成员无法轻而易举地在非冲突地区旅行、会面、筹集资金或以其他方式活动。这使该团体在发动影响力大的袭击方面遇到更多的困难,尽管最近欧洲发生的事件表明,如果袭击足够频繁,即使是低伤亡的袭击也可能产生重大的心理影响。与冲突地区相比,非冲突地区的威胁程度仍然较低。据评估,因受人蛊惑而制造的袭击事件是 2021 年此类威胁的主要来源。

4. 如此多人行动受限,而且上网时间更长,因此成为伊黎伊斯兰国可以抓住的受众。在此期间可能已累积尚未发现的威胁,但到一定时候就会显现。会员国评估认为,伊黎伊斯兰国打算结束被新闻边缘化的状态,而且随着各地限制的放松,可能会发生一系列预先策划的袭击事件。即使在非冲突地区,大流行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压力表明,从长远来看,威胁也将上升。

5. 在冲突地区,要限制行动和集会很难,或者不可能执行。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仍旧自由旅行,威胁程度增加。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QDe.004)都曾在受冲突影响的某些非洲地区得手。与此同时,大流行削弱了冲突地区政府的能力,其程度超过抑制恐怖组织,对经济、政府资源和国际合作拨款的长期影响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威胁。

6. 会员国仍评估认为,阿米尔·穆罕默德·赛义德·阿卜杜勒-拉赫曼·穆拉(QDi.426)领导下的伊黎伊斯兰国的战略方向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穆拉对该团体的指挥和控制不断受到会员国反恐行动的压力。这意味着伊黎伊斯兰国内部的指挥和控制放松,核心权力在继续下放。

¹ 列名为伊拉克基地组织(QDe.115)。

7. 伊黎伊斯兰国所谓的“各省联动指挥部”是恢复对外作战能力的关键。一个会员国评估该组织可能在 2021 年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在偏远省份的根基越深，所在冲突地区越不稳定，潜在的外部威胁就越大。冲突区和非冲突区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动态的，不解决前者的问题将削弱后者的长期安全。除非受到持续不断的反恐压力的抑制，否则伊黎伊斯兰国所指挥和促成的威胁可能会呈上升趋势。

8. 穆拉仍然不露踪迹，避免与外界直接联系，想必是为了避免他前任被追杀的命运，但这样做的潜在代价(一些会员国对此有争议)是让伊黎伊斯兰国支持者的热情不断消散。伊黎伊斯兰国发言人 Abu Hamza al-Qurashi(未列名)在过去一年里发布了四次音频，但只是“哈里发国”的有限替代品。他最近一次发布音频是在 10 月 18 日，实际内容有限，流露出沮丧心情，命令支持者少花时间在社交媒体上，多花精力实施针对基地组织、塔利班和会员国的影响力大的袭击、越狱和其他行动。

9. 基地组织经历了一段领导层大量减员的时期，在阿富汗、马里、索马里、也门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伊德利卜省损失多人。一个会员国确认，Aiman Muhammed Rabi al-Zawahiri(QDi.006)的副手 Abdullah Ahmed Abdullah el Alfi(又称 Abu Mohamed al-Masri(QDi.019))于 8 月死亡。另据报告，扎瓦希里在 10 月死亡，但没有一个会员国能够向监测组证实这些报告。之前评估认为 Mohammed Salahaldin Abd El Halim Zidane(又称 Sayf-Al Adl, (QDi.001))是基地组织的第三大头目。他的重要性可能有所加强。如果有必要接替扎瓦希里，新领导人可能很难在阿富汗定居，因为考虑到塔利班在和平进程中的义务，接纳他可能会对他们的利益产生影响。会员国预计基地组织能够克服这些挑战，但目前还不清楚它最终是否会在一个更有活力的领导人指挥下变得更加强大，连它的领导人最终会在哪里找到一个避风港开展活动都难说。阿富汗和平进程成功与否将是这方面以及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霍拉桑(QDe.161)短期和长期前景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 区域动态

A. 伊拉克和黎凡特

10. 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基本上处于秘密存在状态，并在两国边境发动持续叛乱，势力范围涵盖其曾经打着所谓“哈里发国”旗号控制的地盘。叛乱得到对当局不满的部分当地民众的有限支持。虽然恐怖分子在大都市地区发动袭击的能力据报正在减弱，但他们仍有能力藏匿在农村地区，并利用伊拉克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边界沿线以及迪亚拉省、基尔库克省和萨拉赫丁省哈姆林山脉附近的安全漏洞。

11. 据估计，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总共保留了 1 万名活跃作战人员。尽管据报告，大多数人在伊拉克境内，但伊拉克安全部队的压力使伊黎伊斯兰国在该国开展活动比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更困难。与其在国外的附属团体一样，处在核心冲突地区的伊黎伊斯兰国内部趋向于权力下放，将战术决策权更多地地下放给实地的各个独立小组。

12. 代尔祖尔省的叙利亚沙漠为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提供了避风港。他们从那里对叙利亚政府军和叙利亚民主力量发动袭击。据报，他们还与跨越伊拉克边境活动的走私网络建立了联系。

13. 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继续滞留在核心冲突地区，人数有小几千。会员国评估认为，这些滞留人员很可能融入该地区，并在那里投资。从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流出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人数降到了最低点。会员国继续对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从叙利亚民主力量控制的设施中被释放或逃脱表示关切。

14. 伊德利卜冲突降级区作为一个有限的避风港，对伊黎伊斯兰国仍然十分重要。黎凡特解放组织² 定期抓捕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然而，一些伊黎伊斯兰国领导人继续居住在该地区。那里是许多前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和家人选中的目的地，因是进入土耳其最安全的门户。

15. 黎凡特解放组织仍然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西北部占主导地位的武装组织，约有 1 万名作战人员，其中大多数是叙利亚人。黎凡特解放组织寻求进一步巩固其对伊德利卜冲突降级区的控制，并向当地领导人施压，要求其接受该组织的权威，确保民众遵守它的伊斯兰教法。该组织凭借其能大量获取资源来影响和控制所谓的“救国政府”。

16. 除了对当地企业征税外，黎凡特解放组织还通过一家名为 Watad Petroleum 的幌子公司垄断汽油和柴油的进口和分销。该公司隶属于 Abu Mohammed al-Jawlani(QDi.317)，总部设在巴布哈瓦过境点。据报告，这家企业的首席财务官是 Mohamed Omar Qadeer(又称 Abu Abdulrahman Al-Zurba)(未列名)。他应黎凡特解放组织的要求经营该公司。据估计，该团体从燃料和能源交易中获得的收入约为每月 100 万美元。据报告，黎凡特解放组织还通过一个称为 Maktab Sho'oun Al-Munathamat(组织事务局)的实体控制人道主义援助的分发。该实体限制人道主义组织直接向当地民众分发物资，并且还没收了其中一部分物资，以补给黎凡特解放组织的庇护网络。

17. 基地组织在伊德利卜地区的另一个主要附属团体是拥有 2 000 至 2 500 名作战人员的宗教保护组织。该团体在 2020 年因损失大量领导人而削弱，面对其在当地民众中招募人员和争取名声的竞争对手黎凡特解放组织黯然失色。会员国报告，该团体仍由 Samir Hijazi 领导(又称 Faruq al-Suri 或 Abu Hammam al-Shami)(未列名)，据信他是 El Halim Zidane(见 S/2020/53，第 16 段)的女婿。

18. 伊德利卜地区仍旧窝藏着其他恐怖团体，主要由仍受黎凡特解放组织辖制的外国恐怖分子作战人员组成。这些团体包括 Khattab Al-Shishani 旅(车臣作战人员)、Katiba al-Tawhid wal-Jihad(中亚作战人员)和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东伊运)(QDe.088)(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又称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据报告，后者由 3 000 至 4 500 名成员组成。一个会员国报告，东伊运在哈里姆设有行动总部，一些作战人员已在伊德利卜省以南的 Jabal al-Zawiyah 战线与黎凡特解放组织部队

² 列名为黎凡特人民支持阵线(QDe.137)。

会合。会员国还注意到，黎凡特解放组织设有训练营，并向意气相投的团体提供后勤支持。

B. 阿拉伯半岛

19. 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半岛基地组织)(QDe.129)在 2020 年末遭遇挫折。10 月，其领导人 Khalid Batarfi(又称 Abu Miqda al-Kindi)(未列名)在马哈拉省 Ghayda 市的一次行动中被捕。同一行动还导致该团体二把手 Saad Atef al-Awlaqi 死亡。另据报告，该团体在阿比扬的领导人 Al-Khadr al-Walidi 于 11 月被打死。该团体在贝达省被击溃。该省的残余作战人员溃散到 Shabwah、Ma'rib 和 Abyan。

20. 除了领导层的损失，半岛基地组织的队伍也受到侵蚀，主要是由 Ba-Tarfi 的一名前副手 Abu Omar al-Nahdi(未列名)带头制造的意见不合和逃兵事件造成的。然而，尽管这些动荡以及 Ba-Tarfi 被捕后局势相对平静，但半岛基地组织得以于 12 月在阿比扬省劳达尔发动一次重大袭击，导致安全地带部队几名成员死亡。这次袭击突显出该组织构成的持续威胁及其进攻基础设施目标的野心。

21.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也门(伊黎伊斯兰国-也门)(QDe.166)在 7 月和 8 月遭受重大损失，包括其领导人 Abu Al-Walid Al-Adeni 死亡。会员国还报告，几名领导人被打死，其中包括该团体的爆炸物专家 Abu Suleiman al-Adeni。在遭遇这些损失之后，伊黎伊斯兰国-也门发表声明，对死去的人员表示哀悼，并宣布进入重新集结和逐步重建阶段。该团体暂时在也门保持低调。

22. 最近，以色列与一些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这被该地区的恐怖组织用作进行集结的理由。在《亚伯拉罕协定》签订之后，基地组织的 Al-Sahab Media 以及半岛基地组织的 Al-Malahim Media 发表声明，谴责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巴林的领导人，警告其他国家不要效仿，并呼吁他们的追随者攻击该地区的外国利益，从而进行报复。伊黎伊斯兰国发言人在 10 月 18 日发布的音频中还呼吁该团体的追随者袭击在海湾国家的外国国民。目前还没有关于响应这些煽动发动袭击的报告。然而，与 2015 年巴黎《查理周刊》袭击事件有关的审判开始后，在沙特阿拉伯就发生了针对法国利益的袭击。

C. 非洲

北非

23. 利比亚交战派别之间的停火为该国打击恐怖主义提供了帮助，但局势仍有可能再次升级。反恐工作的成功将继续取决于民族和解。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利比亚(伊黎伊斯兰国-利比亚)(QDe.165)已被削弱。会员国证实，9 月 15 日，Abu Abdullah al-Libi(又称 Abu Moaz al-Tikriti 或 Abdulqader al-Najdi)在利比亚国民军突袭塞卜哈的过程中死亡。自前领导人 Wisam al-Zubaydi(又称 Abu Nabil al-Anbari)于 2015 年死亡以来，此人一直领导伊黎伊斯兰国-利比亚。虽然伊黎伊斯兰国-利比亚的核心仍在南部，但据报告，该团体在沿海地区一直有行动小组。少数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仍留在詹祖尔和穆萨拉塔。

24. 基地组织在利比亚西南部保持存在。据报告，一些曾经属于基地组织附属团体德尔纳伊斯兰教法辅士组织(QDe.145)的作战人员逃往奥巴里和塞卜拉泰。11月28日，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QDe.014)的7名成员被逮捕，从而瓦解了奥巴里的一个基地组织小组。被逮捕的人中包括最近从马里返回的 Hassan al-Washi(未列名)。

25. 会员国继续对作战人员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西北部前往利比亚表示关切。其中一些作战人员在组织上并不隶属于黎凡特解放组织，而是隶属于所谓的叙利亚自由军的派别。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据报告，在利比亚的大部分叙利亚作战人员，以及在目前南高加索的冲突中加入战斗的大多数人都属于苏丹穆拉德旅。会员国称，该派别的意识形态十分激进，并吸收了前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以增加人数。

26. 尽管埃及施加了巨大的军事压力，但2014年宣誓效忠伊黎伊斯兰国的耶路撒冷支持者在西奈半岛东北部仍在顽抗。据报告，该团体有500至1200名作战人员，主要使用简易爆炸装置袭击军事目标和关键基础设施。埃及仍然坚称(见S/2019/570，第29段)，耶路撒冷支持者仍是当地现象，与伊黎伊斯兰国核心或其他附属团体没有行动、组织或财务关联。

27.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在阿尔及利亚继续萎缩，其重心在稳步向萨赫勒地区转移。然而，该团体的残余势力依然存在，并不断受到军事压力。12月初，阿尔及利亚部队在吉杰勒瓦解了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一个小组，导致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领导委员会成员 Abu Hayyan ‘Asem 和据称领导该组织在阿尔及利亚的宣传活动的 Abu Mousa al-Hasan 死亡。

28. 在摩洛哥，同情伊黎伊斯兰国的小组已经在几个城镇消亡，包括12月在特图安的一个3人小组和10月在丹吉尔的一个5人小组。9月，另一个5人小组消亡。该小组一直在 Temara、Skhirat、Tiflet 和 Dangier 之间活动。2020年10月27日，该小组头目在被拘留期间得以杀害 Tiflet 监狱的一名狱警。这些小组都由旅行受挫者组成。他们无法前往核心冲突地区加入伊黎伊斯兰国，转而宣誓效忠伊黎伊斯兰国，并计划在摩洛哥使用简易爆炸装置发动恐怖袭击。

西非

29. 在萨赫勒地区，大撒哈拉伊黎伊斯兰国(QDe.163)在与布基纳法索伊斯兰辅士组织支持的“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QDe.159)武装对抗期间，由于国际反恐行动而遭受重大损失。尽管如此，该团体的指挥与控制能力仍然有效。它避开了 Liptako-Gourma 地区的战斗，但经常设法引爆简易爆炸装置，并于8月9日在尼亚美郊区 Kouré 袭击了法国人道主义人员。此外，大撒哈拉伊黎伊斯兰国似乎有足够的韧性重建其作战人员班底，同时在伊黎伊斯兰国的核心宣传中保持强大的存在。

30. Abdelmalek Droukdel(QDi.232)死后，Abu Ubaydah Yusuf al-Anabi(QDi.389)接管了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领导权。一名阿尔及利亚人获得任命反映了领导层的连续性，尽管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转向萨赫勒地区。在那里，Iyad Ag

Ghali(QDi.316)仍然是基地组织的关键人物。Ghali 由马西纳的 Amadou Koufa(QDi.425)、基达尔的 Sidan Ag Hitta(未列名)和通布图的 Talha Al-Libi(未列名)提供协助。

31. 在马里,8月18日军事政变之后,马里部队继续与国际伙伴联合开展反恐行动。与“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领导层进行公开对话显示了延续上届政府的做法,而且正在监测可能违反制裁的行为。10月8日,通过对话,用大约200名“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作战人员交换了一名马里的主要政治人物和三名被扣为人质的西方国家国民。几周前,“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杀害了自2016年以来一直被扣押的一名瑞士人质。马里当局在解决马里中部法拉布古危机或在多贡高原强制执行安全措施方面面临困难,表明恐怖团体利用了过渡局势及持续的政治、社会和族裔紧张局势。

32. “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在莫普提和塞古大区,特别是迪亚巴莱、邦卡、邦贾加拉和科罗地区势力强大。尽管该组织曾一手策划族群间暴力,却声称要把不同族裔群体团结在一起。该组织最近在多贡和班巴拉社区招募了作战人员。

33. 马西纳解放阵线继续破坏布基纳法索的稳定。预计马里-塞内加尔边界附近的卡伊地区和科特迪瓦边界附近的锡卡索地区也会出现类似现象。马-塞边界的袭击次数在2020年翻了一番,马-科边界的安全事件一直在增加,布基纳法索的不稳定局势加剧了这些事件。“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分子在激进伊斯兰势力的支持下,沿着从卡伊到卡弗林的公路、巴克尔、费罗保护区和萨拉亚的黄金开采区侵入塞内加尔。

34. 自2019年底以来,反恐行动成功打击了马里中部以及布基纳法索和马里古尔马地区的“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的战斗力。11月上半月,“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损失了来自 Katiba Macina 和 Katiba Gourma 的100多名特工人员。Bah ag Moussa(QDi.424)于11月10日被打死。他是继 Abou Yahia al-Jazairi 于2020年4月6日和 Djamel Akkacha(QDi.313)于2019年2月21日被杀之后,第三位被杀的“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行动负责人。然而,11月30日,“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同时对加奥、基达尔和梅纳卡的国际军事目标进行间接火力攻击,表明尽管该团体遭受上述损失,但仍有能力开展协调行动。

35. 在乍得湖流域,尽管“伊斯兰国西非省”(QDe.162)和“致力传播先知教导及圣战人民军”(“博科圣地”)(QDe.138)争夺与乍得接壤的湖泊边界地区,但维持各自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和喀麦隆北部的活动地区。他们深入卡西那州的情况还有待评估。Ba Koura(未列名)仍然是“博科圣地”在这一地区的埃米尔和战术指挥官。11月28日,大约110名平民在 Koshebe 村附近的 Jere 地方政府辖区被“博科圣地”杀害。这起针对当地民众的重大袭击事件发生在“伊斯兰国西非省”通常活动的地区。

36. 一个会员国报告,在尼日利亚西北部犯罪集团活动的地区有“博科圣地”武装分子存在,而且最近黑非洲穆斯林守护者(QDe.142)重新活跃。尽管如此,黑非

洲穆斯林守护者严重扰乱该地区稳定的能力有限，需要将犯罪集团整合到其旗下。2020 年，黑非洲穆斯林守护者只声称对四起袭击事件负责，媒体报道有限。

37. 在外部支持方面，“伊斯兰国西非省”与伊黎伊斯兰国核心宣传机构有效保持联系，使该组织得以迅速有效地就其针对当地国防和安全部队的行动进行沟通。伊黎伊斯兰国核心媒体产品遵循严格的图形规则和验证流程，以确保一致性。“伊斯兰国西非省”遵守这些规定，并不断出现在 Al-Naba 时事通讯中，证明它与伊黎伊斯兰国核心全球领导层有密切联系。

东非

38. 2020 年下半年，基地组织附属团体青年党圣战者组织(青年党)(SOe.001)在索马里和海外的行动重点和行动方式保持不变(见 S/2020/53, 第 37 段和 S/2020/717, 第 42 段)。会员国注意到，索马里中部和南部以及摩加迪沙多个地方继续发生针对军事行动和平民的袭击。具体地说，该团体在索马里各地的主要城镇和运输走廊持续并发动了多次伏击、地雷、迫击炮和简易爆炸装置袭击，目标是当地和外国部队(见 S/2020/717, 第 43 段)。

39. 这些行动是通过在各地部署全副武装的小股部队协调、同步进行的。青年党还开始在供水点附近建立临时营地。在本报告所述期间，青年党的宣传和在网上存在显著增加，以加强招募和激进化。

40. 会员国注意到，由于 COVID-19 在青年党控制的一些地盘蔓延时没有采取行动，一些特工人员和同情者对此持不同意见，因此，青年党被迫应对 COVID-19 大流行。该团体的对策是在其位于吉利卜的总部建立一个疫情防控委员会和一个护理设施(该设施仍在运作)，并开始向当地民众提供基本物资和食品。青年党利用这个机会招募成员，并同当地社区举行信息交流会。

41. 与此同时，伊黎伊斯兰国在索马里的附属团体保持低调，但继续开展活动，包括进行小规模袭击及招募和培训新兵，以利于监督和指导“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方面发挥作用。伊黎伊斯兰国在索马里继续作为“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的后勤枢纽运作(见 S/2020/717, 第 48 段)。一些会员国注意到，莫桑比克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特工人员得到了伊黎伊斯兰国核心部队通过伊黎伊斯兰国在索马里和其他东非国家的网络和推动者增派的教官、战术战略家并获得财政支持，最近一次是在 2020 年 9 月(另见 S/2019/570, 第 43 段)。

中部和南部非洲

4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部署的能力增强，并活跃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莫桑比克和索马里的各个行动基地。此外，该团体首次越境侵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北部。在各个行动中心，会员国注意到招募强度增加，影响力大的常规攻击激增，并注意到占领城镇和村庄以及破坏财产的行为。

43. 会员国注意到，“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最近发动袭击的行动方式有相似之处，表明不同地方的“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人员之间进行了协调和技能转移。一个会员国指出，最近的袭击是由伊黎伊斯兰国核心指挥和控制的。该核心为培

训和资金提供了协助。“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正在逐渐演变成一个可靠的伊黎伊斯兰国附属团体。这一发展从采用复杂的战术和最近的成功行动中可见一斑。

44.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在北基伍省和伊图里省的地点发动了几次袭击，展现了高超的能力。该团体力图夺取更多领土，并在 Rwenzori 和 Irumi 地区建立新的基地。它使用常规武器进行了更多影响力大的攻击，并集中在不同地点的硬军事目标，期间从刚果军队手中夺取了武器弹药。此外，会员国注意到，该团体部署简易爆炸装置和火箭榴弹。这与该团体以前使用非常规武器发动的袭击不同。2020 年 10 月，“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对贝尼的 Kangbayi 中央监狱发动攻击，目的是解救关押在那里的“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成员。在那次行动中解救了大约 1 320 名囚犯，其中约有 235 人是“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的特工人员和同情者。

45. 在莫桑比克，“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在德尔加杜角继续发展并持续进行攻击。会员国注意到，他们实施了不分青红皂白的报复性攻击和占领城镇和村庄的行动。在最近的袭击中，“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特工人员似乎获得了复杂行动能力，并推行夺取更多地点和将行动扩大到其他县和省份的战略意图。此外，尽管政府军发动了持续的军事攻势，但“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仍占领并继续控制着 Mocimboa da Praia 港。

46. 在莫桑比克，“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开始协调不同地区的同步袭击。例如，2020 年 10 月 14 日，该团体同时发动了三起袭击：两起发生在德尔加杜角，首次越境袭击了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会员国观察到“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使用了复杂的军事战术，以越过 Ruvuma 河进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南部，并在那里袭击了 Mtwara 地区的 Kitaya 村。在早些时候的一起事件中，该团体袭击了莫-坦边界一带的坦桑尼亚军事基地。

47. 关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流动，自 2018 年以来，该区域一些会员国调查了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北部、莫桑比克和索马里加入“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的年轻新兵(见 S/2020/53，第 44 段和 S/2019/570，第 42 段)。最近，有迹象表明，在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南部进行了招募。在这两个国家，“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获得了同情者和推动者。此外还有特工人员利用防守松懈的边界进入莫桑比克加入“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³

D. 欧洲

48. 2020 年 9 月至 11 月在奥地利、法国、德国和瑞士发生的一系列袭击事件突显了欧洲长期面临的威胁。9 月 25 日在巴黎《查理周刊》原办公室外发生的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了两人受伤。10 月 4 日在德国德累斯顿发生第二起持刀砍人事件。10 月 16 日在巴黎郊区，一名中学教师惨遭斩首。10 月 29 日在法国尼斯一座大

³ “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正在成为伊黎伊斯兰国的一个强大附属团体，由联合民主阵线的一些成员和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或莫桑比克的德尔加杜角活动的其他几个民兵团体组成。受影响的会员国主要关心的是民兵团体成员参加“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行动的程度(另见 S/2020/53，第 44 段)。

教堂处发生持刀砍人袭击，造成 3 人死亡。11 月 2 日在维也纳发生枪击事件，造成 4 人死亡、22 人受伤。11 月 24 日在瑞士卢加诺发生一起持刀砍人未遂事件，造成 2 名妇女受伤。根据当局的说法，这些袭击都是由伊黎伊斯兰国或基地组织激发或蛊惑的。许多欧洲国家的威胁层级在事件过后提升为高或非常高。2020 年 9 月 2 日开始对 2015 年袭击《查理周刊》一案进行审判，引发特别是来自基地组织的袭击事件支持者和宣传者对法国发出更多威胁并呼吁对法国动手。

49. 在法国发生的袭击是由自我激进化的外国人持刀进行的。这些人均不为当局所知悉，而且也并没有与恐怖网络有过接触或显示暴力行为的记录。在激进化分子的教唆下，这些人全都选择具有象征意义的目标：被误认为受雇于《查理周刊》的记者、一位倡导言论自由的教授、在教堂里礼拜的教徒。

50. 相比之下，在奥地利发生的袭击事件(使用一支突击步枪、一把手枪和一把大砍刀)是拥有奥地利和北马其顿双重国籍的 Kujtim Fejzulai 所为。此人过去曾因试图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加入伊黎伊斯兰国而入狱。Fejzulai 属于自称“巴尔干雄狮”的恐怖组织。这是一个国际网络，至少在奥地利、德国、瑞士和西巴尔干国家有其成员。这一团体与一名 24 岁的塔吉克国民 Komron Zukhurov(未列名)有联系。后者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在地拉那根据德国发布的国际逮捕状被捕，原因是他隶属涉嫌策划对驻德美利坚合众国军队发动恐怖袭击的伊黎伊斯兰国小组(见 S/2020/717，第 57 段)。

51. 10 月 16 日用菜刀斩首一名中学教师的袭击者 Abdoulakh Anzorov 曾常常光顾巴黎郊区的一家武术馆。该地区成员国报告说，活跃在欧洲的一些来自塔吉克斯坦和西巴尔干、以及车臣的激进分子对某种武术都有共同的热爱。他们聚集在常被视作滋生各种意识形态的潜在极端分子温床的专门体育俱乐部(见 S/2017/573，第 10 段)，并通过这类活动积极发展人脉。这一现象过去在西巴尔干地区曾有报告，但往往与大范围的非政府组织挂钩。会员国强调在监测和调查自我激进化的独行侠恐怖分子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它们指出以下情况：个人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加入非法移民网络并在欧洲发动袭击；利用来自北非的人流；对在欧洲港口登陆的非法移民管理无效；未能将这些人逐回起程港口。由于外国侨民有能力接待新来者，并能与原籍国的激进分子保持联系，因此侨民的作用也很关键。

52. 欧洲的会员国指出这些袭击反映的一些令人担忧的趋势，包括(a) 尽管这些人属于激进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但他们经常不合群，因而心怀不满；(b) 全球一级的动机，关乎全球领导人，与其对本地的不满情绪并没有关系；(c) 袭击者缺乏高精的技术技能；(d) 自发性及缺乏事先策划；(e) 凶残，包括无极端暴力前科的年轻肇事者在内，其行为极为凶残、杀人不眨眼。

53. 反恐当局认定与此相关的一项挑战是恐怖主义分子可以使用的工具在快速进化、日趋复杂而数量增多，特别是利用加密渠道和黑网，从而使当局的工作变得极为复杂。识别伊黎伊斯兰国指挥、推动或蛊惑的攻击比过去需要更长时间调查。此外，许多最初报告为仅涉及“独行侠”的事件实际上得到了其他恐怖分子个人和(或)网络的协助，如提供武器、车辆或假文件等等。

54. 11月2日在维也纳发生的袭击事件也突显了滥用社交媒体平台传播伊黎伊斯兰国宣传的情况。在向监测组报告的许多事件中，被滥用的平台比较小，而且可能缺乏及时识别和删除此类内容所需的工具。对于这一情况，监测组了解，Twitter上仍有可查看的信息。所涉内容包括由维也纳袭击事件责任人制作、由一名记者发布的一段视频。⁴ 这段视频包含责任人效忠伊黎伊斯兰国的声明。监测组注意到，这段视频已从包括“脸书”等其他主要社交媒体平台上删除。监测组评估认为，这是仍在发布伊黎伊斯兰国煽动言论的一个明显例子。

55.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回顾安全理事会第2368(2017)号决议，其中敦促会员国“对将信息和通信技术用于恐怖主义目的保持警惕并合作采取行动，在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并履行国际法义务同时，防止恐怖主义分子为恐怖主义目的招募人员和筹集资金，并阻止他们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从事暴力极端主义宣传和煽动暴力”。委员会不妨建议会员国与有关公司直接沟通，回顾伊黎伊斯兰国仍被联合国认定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监测组还回顾其在2016年6月的报告中就此事提出的建议(见S/2016/629，第98和99段)。

56. 监狱中的激进化问题以及释放危险的回返者和旅行受挫者仍令人严重关切(见S/2020/53，第47段)。此外，也不能排除监狱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激进化的风险。去激进化方案似乎往往仍没有效果(见S/2019/570，第49段)，如维也纳袭击者所示。此人曾参加一个旨在促进重返社会的去激进化方案。此外，属于“巴尔干之狮”的3名回返者在参加了重返社会方案后，又于2020年9月1日在北马其顿被捕。他们在出狱后被发现曾参与恐怖袭击的最后策划阶段。

E. 亚洲

中亚和南亚

57. 2020年2月29日，美国与塔利班达成协议。9月12日，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在多哈开始直接会谈。尽管这一切使人一时感到乐观，但阿富汗局势仍然十分严峻。恐怖主义活动和激进意识形态仍然是对该区域和全球构成威胁的潜在源泉。如果阿富汗和平进程取得成功，就可能会相应产生积极的影响。

58. 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在楠格哈尔省和库纳尔省受挫后，其作战能力有所减弱，在当地获得的支持减少，且资金不足。该团体试图恢复影响力，占据新地点，更新组织结构与后勤，并找到更多的资金来源。鉴于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及其盟军及塔利班施加的压力，如果没有稳定的支持，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恢复以前的进攻活动和控制地盘的前景似乎比较暗淡。

59. 然而，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声称对最近许多备受瞩目的袭击负责，包括8月2日对贾拉拉巴德市监狱实施的复杂袭击、11月2日对喀布尔大学的袭击、11月21日向喀布尔发射火箭弹的行动，以及12月10日在楠格哈尔省杀害一名阿富汗记者的行动。2月29日以来，已有600多名阿富汗平民和2500多名阿富汗国防军人员在袭击中丧生。阿富汗仍然是世界上受恐怖主义影响最严重的会员国。

⁴ 截至2020年12月30日，这些内容仍可经Twitter查看。

60. 2020年6月, Shahab al-Muhajir 又称 Sanaullah(未列名)被伊黎伊斯兰国核心机构任命为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的领导人。宣布这一任命的公报以阿拉伯语拟就, 并译为普什图语, 其中称 al-Muhajir 为一位有经验的军事领导人, 也是在喀布尔活动的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都市雄狮”之一, 曾参与游击队行动, 策划自杀式袭击和复杂袭击行动。

61. 据一个会员国表示, al-Muhajir 还被指定为伊黎伊斯兰国 Al-Sadiq 办事处的负责人。该处负责包括阿富汗、孟加拉国、印度、马尔代夫、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中亚国家的“霍拉桑”地区。另一个会员国报告说, al-Muhajir 曾是哈卡尼网络(TAe.012)的中层指挥官, 而且与该实体保持着密切合作, 提供“关键的专业知识和网络准入”, 而这正是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在失去地盘和高级领导人物后所需要的。

62. 据会员国称, 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目前的战斗人员人数已减至 1 000 至 2 200 人之间。尽管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失去了大片地盘, 但并没有从库纳尔的 Manogai 县和楠格哈尔的亚齐县被完全铲除。潜伏小组在该国其他地区特别是喀布尔非常活跃。现任指挥官及其总体上的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副手萨拉赫丁(未列名)的活动大本营就在那里。监测组评估, 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将在 al-Muhajir 的领导下并依据他的专长继续发动恐怖主义袭击, 主要是在喀布尔、各省会和阿富汗东部的城市地区发动袭击。

63. 会员国报告, 几乎没有什么证据显示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之间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基地组织评估认为, 其在阿富汗的未来取决于与塔利班的密切联系, 也取决于塔利班在阿富汗军事行动取得成功。

64. 基地组织及其附属团体在阿富汗的成员总人数目前估计在 200 至 500 人之间, 分布在阿富汗至少 11 个省, 即: 巴达赫尚省、加兹尼省、赫尔曼德省、霍斯特省、库纳尔省、昆都士省、洛加尔省、楠格哈尔省、努里斯坦省、帕克蒂亚省和查布尔省。

65. 数名基地组织指挥官在塔利班控制的地盘内被杀, 突显这两个团体关系密切。10月20日, 基地组织媒体头目 Husam Abd al- Ra`uf⁵ (又称 Abu Muhsen al-Masri) 在加兹尼省的安达尔县被击毙。11月10日, 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地区副手 Mohammad Hanif⁶ (又称 Abdullah) 在法拉省 Bakwah 县被杀。据一个会员国称, “他一直在那里向塔利班叛乱分子提供制造炸弹的培训”。两人似乎都得到了塔利班的庇护和保护。显示两个团体之间关系密切的进一步证据是, 已故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地区前领导人 Asim Umar(未列名)的妻子获释。她是 2020 年阿富汗政府释放的 5 000 多名塔利班囚犯中的一人。

⁵ Abu Muhsin al-Masri 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列入头号恐怖分子通缉名单。他曾充任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的主要宣传者和媒体主角。

⁶ Mohammed Hanif 曾在 Asim Umar 手下短暂担任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副头目, 也曾是圣战者运动(QDe.008)的成员。他此前因涉及 2002 年暗杀时任巴基斯坦总统佩尔韦兹·穆沙拉夫的阴谋以及 2002 年针对美国驻卡拉奇领事馆的自杀式袭击而被巴基斯坦当局逮捕。

66. 中亚的安全局势受到阿富汗动态的影响。和平进程的成功对中亚会产生积极影响。这一地区最受关注的是乌兹别克团体如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QDe.010)。这一团体由最多达 700 人组成，其中有家庭成员和大约 70 名脱离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而加入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中亚人。伊玛目布哈里战斗营(布哈里营)(QDe.158)大约有 150 名作战人员，多数在巴德吉斯省。伊斯兰圣战组织(QDe.119)大约有 100 名作战人员，在塔利班庇护和控制下在阿富汗北部的昆都士省和法利亚布省活动。塔利班仍然否认阿富汗存在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同时禁止这些团体对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独立采取行动。这导致他们的收入减少。11 月，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头目 Abdulaziz Yuldash 在法利亚布省 Ghormach 县被杀，使这些团体的立场更加复杂化。

67.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内乌兹别克团体对其在阿富汗分支提供的财政支持至少已经减少，部分是因为沙姆解放组织和宗教保护组织之间据报在伊德利卜省的领导权和包括中亚人在内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控制问题上存在对立。后者倾向于靠拢仍然遵守国际议程的宗教保护组织。因此，在网上宣传支持宗教保护组织的统一圣战营的创建人 Mukhtarov(别名 Abu Saloh)(未列名)被沙姆解放组织拘留，并被控窃取沙姆解放组织作战人员的钱。向他提供的选择是或者宣誓效忠沙姆解放组织，或者被判犯有盗窃罪。

68. 据报，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巴塔)(QDe.132)监督了小分化团体在阿富汗恢复统一的行动。此举由基地组织协调。预计这一情况会增加对阿富汗、巴基斯坦和该地区的威胁。7 月和 8 月，有 5 个实体承诺与巴塔结盟，包括 Shehryar Mehsud 团体、自由人党(QDe.152)、Hizb-ul-Ahrar、Amjad Farooqi 团体和 Usman Saifullah 团体(原称羌城军)。这加强了巴塔的力量，导致该地区的袭击事件急剧增加。会员国对巴塔战斗人力的评估介于 2 500 到 6 000。一个会员国报告，巴塔在 2020 年 7 月至 10 月期间发动了 100 多起越境攻击。

69. 会员国对南亚网络空间中同情伊黎伊斯兰国的人数增加表示关切。Voice Of Hind 是伊黎伊斯兰国唯一的地区性英语媒体，于 2020 年初创刊，定期出版。该刊物在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都有追随者，而马尔代夫则是会员国重点指出的招募和行动所在地。伊黎伊斯兰国在马尔代夫的主要特工人员 Mohamed Ameen(未列名)正试图与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发展联系。这与 Al-Sadiq 办事处加强整个地区合作的目标相吻合。监测组正继续与相关会员国和其他有意愿的各方密切协商，研究会员国提供的关于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在南亚活动的各种不同信息。

东南亚

70. 东南亚继续面临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附属团体的暴力活动。然而近几个月来，印尼和菲律宾的反恐部队得以在袭击开始之前就先发制人，或针对关键领导人采取行动，取得了重大成功。妇女在招募、激进化和实际行动中的作用仍是一个挑战。妇女的突出地位可能也反映了基于亲属关系的恐怖小组和网络的重要地位。

71. 菲律宾南部仍然是伊黎伊斯兰国多个派系在东南亚的根据地。对这些派系最恰当的理解是，它们是一个松散的组织网络，与伊黎伊斯兰国核心人物有着程度

不同的效忠或关联。菲律宾近期发生的最大一次袭击是在 2020 年 8 月 24 日。当时一个小时内就在苏禄的 Jolo 相继发生 2 起由妇女从事的自杀式爆炸袭击。第一枚炸弹于午餐时分在一个市场外爆炸。第二名袭击者在 2019 年 1 月卡梅尔山圣母大教堂袭击现场附近引爆炸药装置。这 2 起袭击总共造成 15 人死亡，70 多人受伤。当局尚未确定参与袭击的妇女的国籍；据信她们是 2020 年 7 月在菲律宾被杀的阿布沙耶夫集团(QDe.001)领导人的遗孀。

72. 菲律宾当局向监测组证实，阿布沙耶夫集团领导人 Hatib Hajan Sawadjaan 于 2020 年 7 月死亡，据报他是 2019 年大教堂袭击事件的策划者。当局向监测组介绍，Sawadjaan 的两个兄弟 Madsmar Sawadjaan 和 Mannul Sawadjaan 是 2020 年 11 月菲律宾军队击毙的高价值目标。

73. 10 月，一名被确认为 Rezky Fantasya Rullie(未列名)的妇女在 Jolo 被捕。当局在逮捕她时缴获了制造炸弹的设备，并认为当时正策划自杀式袭击，要为她丈夫的死亡报仇。Rullie 是在 Jolo 大教堂实施自杀炸弹袭击的夫妻档袭击者的女儿，也是据报于 2020 年 8 月在苏禄被杀的印尼国民 Andi Basso 的遗孀。据一个会员国称，Basso 帮助 Jolo 大教堂袭击者进入菲律宾。这些死亡和逮捕事件都使该组织策划和从事袭击的能力进一步削弱，并突显家庭纽带关系在激进化和从事袭击中发挥的深层作用。

74. 基地组织在东南亚的主要附属团体仍然是伊斯兰祈祷团(QDe.092)。2020 年 12 月 10 日，印尼当局在苏门答腊岛的一次警方突袭中逮捕了 Aris Sumarsono，又称 Zulkarnaen(QDi.187)。此人长期逃避了因在 2002 年巴厘岛酒店爆炸案中扮演的角色而应面临的逮捕。最近的其他逮捕行动表明，该团体可能企图东山再起。此前，伊斯兰祈祷团曾主要是集中袭击国家机构；现在则似乎在借鉴伊黎伊斯兰国的策略，袭击少数群体，从事犯罪活动，以此为其活动筹集资金。

75. 2019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阻碍了印度尼西亚政府核实声称与该国有联系的个人在伊黎伊斯兰国核心冲突地区的状况。据评估，约有 420 名未成年人仍留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或邻国。根据现行政策，其中一些人可能符合遣返标准。据信在冲突地区的大约 275 名印度尼西亚国民目前下落不明；一些人可能已经死亡。

76. 据报告，该地区的海上恐怖主义、包括绑架勒索已在减少。会员国认为这一趋势是因为实施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三方参与的合作协议，目的是在苏禄及苏拉威西海域的三国边界地区加强安全。

77. 该地区的会员国对疫情期间的网上招募和激进化行为表示关切，期间有更多的人转向互联网搜索信息，在网上花费的时间更长。

三. 影响评估

A. 关于资助恐怖主义问题的第 2199(2015)和 2462(2019)号决议

78. 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转向叛乱行动，因此很难评估其领导层可获得的收入水平及现金储备的价值，过去对此估计的数额为大约 1 亿

美元。受两国境内伊黎伊斯兰国小组控制的资金足以支持叛乱活动，包括向作战人员付款。必须指出的是，发动叛乱的费用比夺取和控制地盘的费用低得多。伊黎伊斯兰国小组仍通过敲诈、骚扰和绑架勒索赎金筹集资金。他们还通过非正规金融网络从国外获得资金。

79. 会员国继续对资金通过未注册的金钱服务行业流入和流出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特别是霍尔营地表示关切，认为这是支持伊斯兰国和作战人员家属的一种手段(见 S/2019/570，第 73 段)。这些资金还用于将人员偷运出营地。其中一些资金通过正规的银行部门汇给在邻国的收款人，然后再通过哈瓦拉网络或未注册的金钱服务行业转移到难民营内的最终收款人手中。一个会员国向监测组承认，伊黎伊斯兰国的资金可能已进入其管辖区，但报告经过彻底调查后，仍然很难查明与伊黎伊斯兰国的明确联系。土耳其三家被指称与伊黎伊斯兰国筹资有关联的哈瓦拉经纪人网站(分别为 Al Haram Exchange、Al Khalidi Exchange 和 Shakshuk)已被当地政府关闭。

80. 近几个月来，一些会员国对被指控资助基地组织和伊黎伊斯兰国或其附属团体的人员采取了行动。巴基斯坦当局重点指出该国逮捕了从事资助恐怖主义的个人并冻结了被列名个人和实体的资产。印度尼西亚于 2020 年下半年实行了一些逮捕行动后，扣押了属于伊斯兰祈祷团和神权游击队(QDe.164)人员的资产。2020 年 11 月，一名美国女子涉嫌向一名沙姆解放组织作战人员的同伙或亲戚支付至少 18 笔款项而被捕。此后，她因资助沙姆解放组织及其他一些指控而被捕。10 月份，一个会员国在国内指认 30 岁的澳大利亚宝石交易商 Ahmed Luqman Talib(未列名)利用其从事宝石国际贸易的生意支持基地组织。

81. 报告使用加密货币资助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会员国数量持续增加。2020 年 9 月 30 日，法国警方逮捕了 29 个人。他们企图在法国各地的烟草商店购买金额较小的加密货币券为沙姆解放组织供资。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收款人在收到通过加密短信发送的代码后即可收取资金。2020 年 8 月，美国宣布粉碎了一次利用网络融资输送资金帮助基地组织的运动。基地组织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附属团体利用电报渠道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募集加密货币捐款，以运营一个比特币网络。⁷

82. 2019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也对恐怖主义融资造成影响。一个会员国指出，边界的关闭阻碍了现金送递人员的国际旅行。另一个会员国起诉了经营一个网站 FaceMaskCenter.com 的伊黎伊斯兰国协助者 Murat Cakar(未列名)，罪名是欺诈销售 N-95 口罩等个人防护装备。另一个会员国报告说，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小组企图从销售治疗 2019 冠状病毒病患者所需的药品和设备中获利。

83. 监测组了解，社交媒体上开展的众筹活动，力图争取支持，特别是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流离失所营地的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和亲属的支持。会员国一贯强调，这一问题是打击资助恐怖主义中的一个持久挑战。一个会员国报告，

⁷ 见 www.justice.gov/opa/pr/global-disruption-three-terror-finance-cyber-enabled-campaigns。

伊斯兰祈祷团更进一步，开发了自己定制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以免依赖有可能关闭账户的供应商。

B. 关于文化遗产的第 2347(2017)号决议

84. 监测组继续收到关于在冲突地区非法挖掘、掠劫和走私文化财产的信息。一个会员国指出，从事此类走私活动的国际犯罪网络常常谎报物品的实际价值。对于真品，贩运者人为地对这些物品设定低价值，随后在转手时加高价值和真实品性。⁸ 相反，赝品则可能会以十分夸张的价格进入市场。这两种做法都使当局保存和保护文化遗产及打击洗钱的努力更加困难。据一个成员国的说法，尽管伊黎伊斯兰国在地盘上受挫，但据信在这些网络中依然有一席之地，并从网上古董销售中获益。

85. 监测组继续与会员国以及相关国际和区域组织接触，注重提请会员国更好地认识到需要设立专门执法和海关单位，专门负责保护文化遗产和调查贩运文化财产的案件。

C. 关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回返者和迁移者的第 2396(2017)号决议

86. 流离失所和(或)被拘留者(包括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问题由于未被重视而继续变得更加严重，而且据会员国评估，这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最终这一问题将影响其他冲突地区和目前威胁较低的国家。拘留设施中发生的涉及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及其家人的越狱行动，加上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可能爆发而导致混乱和骚动，都是进一步的风险因素。这一挑战在人道主义和安全方面都十分紧迫，但事实证明克服这一挑战在政治上有难度，而且实际操作也因疫情而变得更加复杂。

87. 伊黎伊斯兰国很难效仿推动伊拉克基地组织死灰复燃的“打破围墙”行动，因为它将难以保护和吸收大批逃犯。然而，Abu Hamza al-Qurashi 于 10 月 18 日的声明再次提出并强调了 Abu Bakr al-Baghdadi⁹ 以前所作关于优先考虑这一战术的指令。一个会员国预计，伊黎伊斯兰国将在 2021 年期间重新专注于建设计划逃亡和协助逃犯的能力。另一会员国则表示担心，看守这些监狱设施的当地团体可能会释放某些在押人员。

88. 伊黎伊斯兰国再次注重释放在押人员，加上冠状病毒病引发对监禁设施构成公共健康危害的担忧，都是广大会员国有共鸣的问题。Abu Hamza al-Qurashi 的最新声明似乎受到 2020 年 8 月阿富汗越狱事件的破坏力和宣传的影响。

89. 伊黎伊斯兰国核心地区、特别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的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和拘留设施是潜在的威胁。据报，霍尔营地存在激进化、培训、筹款和煽动外部行动之事。一些在押人员视霍尔营地为“哈里发国”的最后残留。地方当局维持营地和设施安全的实际能力已经退化，在仍有大约 65 000 人居住的霍尔营

⁸ 这一模仿洗钱的过程，包括所谓处置、离析和归并三阶段。

⁹ 列名为 Ibrahim Awwad Ibrahim Ali al-Badri al-Samarrai (QDi.299)。

地这一能力微乎其微。这一人数远远超过了营地的预期容纳能力，而警卫人数已从 2019 年年中的 1 500 人减少到 2020 年底的 400 人。霍尔营地附属建筑中有 1 万名外籍妇女与儿童，而且据报一些未成年人正受到灌输，培养其成为未来的伊黎伊斯兰国的特工人员。

90. 2020 年 7 月，Roj 境内流离失所者设施的扩建工程竣工，其容纳人数从 2 000 人增加到 4 000 人。一些激进的外籍妇女从霍尔附属营地被转向 Roj 设施。大多数人不愿去，因为 Roj 的环境不那么宽松，尽管条件更为舒适，但安全措施更加严厉和有效。据报，从 Roj 偷偷转移到安全目的地的费用约为 1.4 万美元，相比之下，从霍尔营地转移的费用在 2 500 美元到 3 000 美元之间。会员国继续呼吁遣返受拘留者，以酌情对他们进行起诉、改造和重新融入社会。会员国进一步评估，难民营的现状可能会导致进一步的激进化和暴力。

91. 一个会员国在 11 月评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这一地区有大约 11 000 名伊黎伊斯兰国男性作战人员在押，其中 1 700 人是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1 600 人是伊拉克国民，5 000 人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国民，大约 2 500 人国籍不明。他们往往被关押在临时改装的设施中，从人道主义和安全角度看都不符合标准。对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司法处理途径仍不明朗。有 100 名未成年男性被关押在 Hourri 营里。2020 年，哈塞克发生骚乱，而且会员国担心可能会爆发更多骚乱，特别是在此设施内。

92. 监测组继续利用一切机会向会员国对话者指出安全理事会第 2396(2017)号决议，并强调不积极解决这些问题会产生的威胁性影响，以此支持联合国关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被拘留者、流离失所者和家属问题的政策。

四. 制裁措施的执行情况

A. 旅行禁令

93. 旅行禁令这种制裁措施仍然是打击恐怖主义的重要工具，可阻止列名人员和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跨境旅行，并对那些协助此类全球旅行的人造成阻碍。本报告所述期间最重大的新情况是冠状病毒病导致全球国际人员流动急剧减少，包括一些会员国关闭边境，完全阻止外国人出入境，有的甚至阻止本国公民出入境。监测组评估，由于这些新情况，许多列名人员原地不动，无法通过常规交通工具和官方过境点进行国际流动。

94. 监测组发布上次报告(S/2020/717)以来，没有收到会员国提供的信息，告知有“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上指认的人员试图旅行或被会员国拦截。此外，也没有收到会员国要求豁免旅行禁令的请求。

95. 旅行禁令措施的有效性有赖于联合国安理会综合制裁名单的质量。会员国对缺乏身份识别、姓名可能拼写错误、缺乏生物识别信息以及一些国家不愿分享有关列名个人的信息等情况依然表示关切。

96. 一些国家表示失望的是，国际刑事警察组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特别通知，包括仅供官方使用的机密版依然显示信息遗漏和缺失，阻碍了出入境口岸肯定有效地识别个人身份。因此，一些国家设立了特别单位(如入境点风险分析单位)，其主要任务是查明和拦截列名个人、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和其他被拒绝入境的人。

97. 监测组继续与会员国和其他国际及区域组织合作，重点在于协助会员国建立和维持有效的边境管制制度，并加强对各种恐怖分子拦截和(或)观察名单的使用效力，包括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综合制裁名单在内。

B. 资产冻结

98. 监测组继续向会员国了解根据第 2368(2017)号决议和相关决议执行资产冻结措施的情况。目前，这类信息是不定期向小组提供的。第 2462(2019)号决议要求提交的报告为调查会员国执行资产冻结措施的情况提供了机会(见 S/2020/493, 附件)。这项工作显示，在 112 个回复的会员国中，约四分之一曾冻结资产或其他经济资源，表明在实施资产冻结措施方面可能存在差距。由于会员国并无报告此类行动的既定间隔，因此监测组很难评估冻结资产措施是否在有效执行。

99.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在审议安全理事会往后延长对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制裁措施的决议时，不妨在其中请会员国每年向委员会提交资料，说明其执行资产冻结和豁免措施的情况。这样，监测组便可更完善地评估措施的遵守情况，并建议联合国反恐机构如何酌情提供技术援助。

C. 武器禁运

100. 会员国继续报告存在持续向恐怖组织供应武器和物资的情况。各国还报告，除了被转移或盗窃的武器外，假冒、当地自制和定制改装的武器数量也在增加，使追踪调查更加困难。

101. 据报在伊德利卜，沙姆解放组织已经能够本地自制 120 毫米迫击炮炮弹，以及 12.7 毫米 x108 毫米反装备步枪。一个会员国报告，伊德利卜的哈里姆正发展成为武器组装和定制的枢纽。此外，也强调指出了热光学器件进口增加的情况。据报，沙姆解放组织集中关注训练部署在伊德利卜前线对抗叙利亚政府军的夜间狙击部队。这些部队配备了来自 Dedal-NV、Saim 和 Pulsar Apex 等不同制造商的各种热光学望远镜，本都用于狩猎和民用。这些器件从国外商店直接购买，然后小批量偷运到伊德利卜。

102. 监察组在其上一份报告(见 S/2020/717, 第 95 段)中着重指出，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建造简易爆炸装置中使用进口商用无线电控制发射器和被动红外感应开关的情况增加。恐怖主义分子对这些原本民用的发射器、开关、热镜和其他两用物品的需求突出表明仍然需要大力培训国家当局以侦测和拦截两用物品。

103. 两用物品和当地自制的装备并不减少冲突地区非法进口武器的普遍存在，也不减少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370(2017)和 2482(2019)号决议加强信息共享和国家管制从而解决供应来源问题的必要性。在这方面，监测组注意到国际刑事警察组

织(国际刑警组织)与世界海关组织于 2020 年签署协定,其中规定世界海关组织可以实时访问国际刑警组织非法武器记录和追踪管理系统数据库,并查看载有枪支识别信息的刑警组织火器参照表。该协定可以加强会员国拦截试图提供给恐怖主义组织和其他恶意行为体的非法出口和非法转移的小武器和轻武器。

五. 监测组的活动和反馈

104. 2020 年 7 月至 12 月期间,监测组在各国首都与国家主管当局举行了 4 次会议,并在纽约利用虚拟会议或面对面协商与国家当局有过 33 次替代形式的安排。这些安排并不能完全取代在国家首都进行面对面讨论的需要,特别是讨论敏感问题时。监测组期待尽快恢复公务旅行。

105. 监测组继续通过参加 32 次虚拟会议推动制裁制度,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际刑警组织、金融行动工作队举行的会议和类似形式的区域机构、全球反恐论坛、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欧洲联盟、独立国家联合体反恐中心、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技术反恐、全球互联网反恐论坛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监测组继续与金融、自然资源、文物、国防和信息技术部门的实体和团体接触。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监测组参加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和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组织的虚拟会议,与之密切协调,编写规定提交的秘书长报告。监测组仍是《联合国全球反恐协调契约》的成员,参加契约各工作组的虚拟会议。

106. 监测组欢迎通过 1267mt@un.org 对本报告提出反馈意见。

附件

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上个人和实体提出或涉及的诉讼

1. 下文说明已知的待决或近期已结案的涉及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所列或被委员会从名单中除名的个人和实体的法律诉讼情况。

巴基斯坦

2. 因政府就 2003 年的一项不利决定提出上诉，拉希德信托公司(QDe.005)就对其实行的制裁措施提起的诉讼有待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判决。阿赫塔尔国际信托(QDe.121)提起的类似诉讼有待省高等法院判决。¹

3. 除了上文提到的两个案件，巴基斯坦救济基金会(按阿赫塔尔国际信托的别名列名)的一名受托人对其银行账户被冻结一事提起的诉讼尚未判决。²

¹ 巴基斯坦提供的信息。

² 巴基斯坦提供的信息。